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彙編之三

第一国际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汇编之三

第一国际

中国人民大学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編

616.08/22
16
15

中国人民大学

1959年·北京

第一国际

中国人民大学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編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印刷

(北京蘇州西大石欄胡同2號)

*

1957年8月第1版

1959年3月第3次印刷

甲1146·787×1092 $\frac{1}{32}$ ·6 $\frac{1}{2}$ 印張·149,000字

4772—6277册

統一書号:3011·42

定价(4):0.60元

几 点 說 明

- 一、这套“彙編”是为配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課程的教学，根据我們自己草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綱目(草稿)編輯的，按照历史順序和專題分册出版。
- 二、这套“彙編”中的每一本書均分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資料索引”，这是我們可能搜集到的資料；第二部分是“資料选印”，这是“索引”中不常見的但又是重要的或有参考价值的資料。
- 三、凡是选印的資料，在“資料索引”中都沒有注明出处；“索引”中同一种書出現几次者，只在第一次出現时注明出处与出版時間。
- 四、資料搜集的范围，基本上以本室所藏为限，从数量上和質量上說都是很不够的，有待以后补充；在編輯上也难免有錯誤或不妥之处，均希讀者給以帮助和指正。
- 五、这套“彙編”中所收集的資料不一定是正确的、可靠的，其中某些作者的政治立場，不一定是革命的、进步的，希讀者使用时注意。
- 六、在“資料选印”部分有的原本排印錯誤較多，明显的錯誤我們已作了改正。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

1957年5月

目 录

資料索引.....	1—6
資料選印.....	7—204
馬克思关于第一国际和爱尔兰問題的几封信	7—20
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 (1864年11月4日于倫敦)	7
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 (1867年9月11日于倫敦)	12
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 (1869年3月5日于倫敦)	13
馬克思致顧格曼的信 (1869年11月29日于倫敦)	14
馬克思致迈尔与符格特的信 (1870年4月9日于倫敦)	17
第一国际末期的几个文件.....	21—29
倫敦會議(1871年9月)“关于工人階級政治行动” 問題的決議(摘錄)	21
海牙大会(1872年9月)的決議(摘錄)	22
恩格斯論海牙大会关于無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 的決議的意义	25
国际总委员会对海牙大会(1872年)的报告(摘錄)	26
国际工人协会1876年7月15日在費列得尔菲亞举行的 代表会的宣言	29
第一国际的五次代表大会和兩次 代表會議.....	斯蒂克洛夫 30—139
1865年倫敦代表會議	30
1868年日內瓦代表大会	36

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	43
1868年布魯塞爾代表大会	57
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	70
1871年倫敦代表會議	82
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	102
馬克思与第一国际	李大釗 ... 140
第一国际	赵毅敏 ... 144
第一国际奠定了工人階級国际組織的基础	柯柏年 ... 149
第一国际与工人运动	洛佐夫斯基 ... 156
馬克思反对普魯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	洛佐夫斯基 ... 166
关于普魯东主义与巴枯宁主义	楊耀林 ... 176
卡尔·馬克思与第一国际中的英国工联	A.M. 謝皮洛 ... 184

資料索引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馬克思著，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1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1954年中文版，第354—362頁。

“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1864年11月4日）。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規章”，馬克思著，載同上書，第363—366頁。

“論普魯东”（給施維澤爾的信），馬克思著，載同上書，第367—374頁。

“致留·庫格曼信”（1866年10月9日），馬克思著，載同上書，第2卷，第460—461頁。

（此信論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

“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1867年9月11日）。

“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1869年3月5日）。

“馬克思致庫格曼的信”（1869年11月29日）。

“馬克思致迈尔与符格特的信”（1870年4月9日）。

“致弗·波尔特信”（1871年11月23日），馬克思著，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第465—468頁。

“致乔·庫諾信”（1872年1月24日），馬克思著，載同上書，第468—474頁。

“致奥·倍倍尔信”（1873年6月20日），恩格斯著，載同上書，第474—477頁。

“致弗·阿·左尔格信”（1874年9月12日至17日），恩格斯著，

載同上書，第478—479頁。

“論美國內戰”，馬克思、恩格斯合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89頁。

（本書包括馬克思、恩格斯於1861至1862年間在“紐約每日論壇報”和“維也納新聞”上發表的論文，每篇都有原報刊載的各文的標題，還包括1860年至1862年馬克思、恩格斯之間的通信。）

“論住宅問題”，恩格斯著，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1卷，第526—610頁。

（此文在批判普魯東的關於住宅問題的观点時也批判了整個資本主義制度。）

“論權威”，恩格斯著，載同上書，第611—614頁。

“弗里德里赫·恩格斯”（其中的一段），載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53頁。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抗議書”（其中的一段），載同上書，第98—99頁。

“國際社會黨人斯圖加特大會”（開始的一段），載“列寧文集”，第2冊，人民出版社版，第247頁。

“卡爾·馬克思”（其中的一段），載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第18頁。

“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其中的兩段），載“列寧文選”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68頁。

“第一國際末期的幾個文件”。

“第一國際與美國之間來往的三封信”，載“論美國內戰”，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55—261頁。

“第一國際”，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第一國際”，胡明輯譯，載“社會科學簡明教程”，上海光華出版社1949年版，第292—303頁。

“第一国际”，载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編“近代史教程”，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28—470頁。

“巴黎公社后的第一国际”，载“近代史教程”，第3分册，新华書店1950年版，第66—74頁。

“第一国际”（从它的成立到1870年），载叶菲莫夫：“近代世界史”，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279—292頁。

“巴黎公社以后的第一国际”，载赫伏斯托夫：“近代世界史”，下册，第25—27頁。

“第一国际”，载叶菲莫夫：“近代世界史教学法”，上册（第25章），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397—409頁。

“巴黎公社失敗后的第一国际”，载赫伏斯托夫：“近代世界史教学法”，下册，第36—39頁。

“第一国际时期的馬克思”，载弗·梅林：“馬克思傳”，三联書店1956年版，第353—396, 429—580, 600—604頁。

“馬克思与第一国际”，载“卡尔·馬克思”，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譯，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0—46頁。

“馬克思与第一国际”，李大剑著。

“第一国际时期的恩格斯”，载叶·斯捷潘諾娃：“恩格斯傳”（第7、8章），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1—198頁。

“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吳恩裕編譯，上海四联出版社1955年版。

“第一国际史”，斯蒂克勞夫著，吳树仁等譯，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1—541頁。

“第一国际的五次代表大会和二次代表會議”，斯蒂克勞夫著。

“第一国际”，赵毅敏著。

“第一国际奠定了工人階級国际組織的基础”，柯柏年著。

“第一国际与工人运动”，洛佐夫斯基著。

“第一国际的成立及其所进行的斗争”，载亚历山大洛夫：“新编‘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49—62页。

“马克思反对普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洛佐夫斯基著。

“关于普鲁东主义与巴枯宁主义”，杨耀林著。

“普鲁东”，载吴黎平：“社会主义史”，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58—165页。

“普鲁东主义”、“拉塞尔主义”、“巴枯宁主义”（名词解释），载1943年6月30日“解放日报”。

“普鲁东”，载刘炳黎：“社会主义史纲”，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41—51页。

“普鲁东”，载波多野鼎：“近世社会思想史”，开明书店1928年版，第148—164页。

“巴枯宁传略”，克水著，载“新青年”（1919年5月），第6卷第5期，第538—541页。

“巴枯宁”，载李季：“马克思传”，下册，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203—294页。

“巴枯宁”，载波多野鼎：“近世社会思想史”，开明书店1928年版，第176—191页。

“马克思反对拉萨尔主义和德国一切其他形式的机会主义”，载洛佐夫斯基：“马克思与工会”，工人出版社1951年版，第43—61页。

“拉塞尔”，载克卡朴、辟斯：“社会主义史”，新青年社1920年版，第82—138页。

“拉塞尔”，载卡尔第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下册，新生命书店1930年版，第476—529页。

“拉萨尔”，载罗素：“德国社会民主党”，共学社1922年版，第49—80页。

“卡尔·馬克思与第一国际中的英国工联”，謝皮洛著。

“第一国际”，載周庆基：“新編世界史”（第9篇15章），下冊，第155—159頁。

“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伍明著，載“群众”（1943年6月），第8卷第9期，第219—224頁。

“第一国际”（名詞解釋），載1943年5月8日“解放日报”。

“第一国际”，載張云伏：“国际运动史”，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51—86頁。

“第一国际”，載李季：“馬克思傳”，中冊，第275—340頁；下冊，第295—408頁。

“第一国际的起源与經過”，載朱新繁：“社会革命之思想与运动的發展”，上海联合書店1930年版，第305—348頁。

“第一国际的成立及衰落”，載高希聖：“社会运动全史”，上冊，社会經濟学会1936年版，第9—29頁。

“第一国际”，載王純一：“西洋史要”，上海南强書局1936年版，第373—397頁。

“第一国际时代”，載Max Beer：“現代社会斗争史”，神州国光社1947年版，第126—139頁。

“第一国际”，載华起：“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商务印書館1931年版，第45—53頁。

“工人国际协会”，載克卡朴、辟斯：“社会主义史”，新青年社1920年版，第186—216頁。

“19世紀60、70年代的工人运动”，載亞历山大洛夫：“新編‘哲学史’”（第4章1节和第5章1节），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3—10，89—94頁。

“19世紀60、70年代倍倍尔与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載“倍倍尔自傳”（第1至19章），三联書店1956年版，第1—220頁。

“19世紀60、70年代的英国工会运动”，載“英国工会运动簡史”（第2章），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版，第16—24頁。

“19世紀60、70年代的英国工会运动”，載衛布夫婦：“英国工会运动史”（第5至7章），商务印書館版，第221—380頁。

“19世紀60、70年代的俄国革命运动”，載亞罗斯拉夫斯基：“联共党史”（第1章），1938年版，第34—48頁。

“俄国的革命运动和60年代的改革”，載尼基甫洛夫：“世界通史講義”，中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111—131頁。

“1861年至1872年的美国劳工运动”，載方納：“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第17至20章），三联書店1956年版，第509—639頁。

（第20章有專节論述第一国际在美洲的活动。）

“美国內战”，苏联大百科全書选譯，載“北美独立战争。美国內战”，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24頁。

【附注】索引中有些标题是我們加的或改的。——編者。

資料 选 印

馬克思关于第一国际和爱尔兰 問題的几封信

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①

(1864年11月4日于倫敦)

国际工人联合会^②

不久以前，倫敦的工人为了波蘭事件，致書巴黎的工人，要他們在此事件中采取共同行动。

① 馬克思不只是工人阶级底偉大理論家，而且是世界共产党底指導者与創始者。馬克思与恩格斯为了無产阶级党底創造与团結，而进行頑强的斗争，历数十年。1889年，恩格斯在致丹麦社会主义者特里尔（Trier）的一封信中，关于这种斗争写过以下的話：“無产阶级为要在決定胜利的日子有充分的力量可以胜利，他必須建立一个特別的政党，与一切其他的政党分开，与他們相对立，这即是說建立一个有阶级意識的阶级政党；——馬克思与我自从1847年以来，就抱着这种主張。”（恩格斯致特里尔的信，1889年12月18日）

1846年时，恩格斯便已經进行反对“真实的社会主义”底小资产阶级观点的斗争（参閱“共产党宣言”，解放社版，第49頁）；他在巴黎的一个德国工人訓練班中，对于共产党底任务曾有如下的規定：一、与有产者利益相違反，实现無产者的利益；二、以廢除私有财产与代之以财产共有制来实现之；三、除了暴力的民主革命外，不承認有其他实行此种意見的方法（1846年10月23日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見“馬恩全集”，第3部，第1卷，第50頁）。

巴黎工人派了代表到倫敦來，为首者是工人托蘭(Tolain)。托蘭是在巴黎最近選舉時本來的工人候選者，是一位很和藹可親的人(他的同伴也都是很和藹可親的青年)。1864年9月28日，在聖馬丁堂(St. Martin Hall)舉行公開的大會；這個大會是由烏特格(Odger)(鞋匠，全倫敦工會聯合會底會長，又特別是與布萊特(Bright)有關係的工會選舉權鼓動協會底會長)與克雷麥(Cremet)(建築工人與建築工人工會底書記)所召集的(這兩人在布萊特指導之下，為“北美事件”召集工會大會開會于聖哲姆堂(St. James Hall)，為加里波的宣言[Gari-baldi manifestations]也同樣召集大會)。他們派勒路伯茲(Le Lubez)來見我，問我願否代表德國工人參加，特別是問我能否派一個德國工人到大會

馬克思與恩格斯所進行的建立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鬥爭，在他們底通信中反映得十分明顯。

列寧說：這通信集寫道，它包含着“無產階級基本目的之最深刻的了解，並依附着這些革命目的底觀點，對策略底某些任務之異常富有伸縮性的規定，對機會主義或對革命的空談毫不讓步”(“列寧全集”，俄文版，第17卷，第30頁)。

馬克思與恩格斯往來的書信，顯示出他們兩人五十多年來在國際工人運動底隊伍間的不屈不撓的鬥爭。我們這裡所選印出來的他們的書信，只不過一些個別例子，例示馬克思與恩格斯兩人為建立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革命政黨，而對各式各樣的右的與“左的”機會主義進行徹底的、頑強的與熱烈的鬥爭。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他們致第三者的書信中所論及的一切本質上的問題，他們兩人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恩格斯當馬克思在世時寫給柏克爾(Becker)、左爾格(Sorge)、倍倍爾(Bebel)、伯因斯坦(Bernstein)和別人的信，所發表的見解，是這兩位國際無產階級導師底共同見解。——原編輯部注。

② 這封信是討論第一國際——它“安下了無產者為社會主義的、國際的鬥爭底基礎”(列寧)。——之創立，及第一國際底“創立宣言”是在什麼條件下寫成的。——原編輯部注。

③ 這是指美國的內戰，工業的北部與擁有奴隸的南部之間的內戰(1861——1865年)。——原編輯部注。

去演講。我派厄卡里亞斯(Eccarius)去，他演講得很好。我自己在講台上做一個啞角幫助他。我知道，在倫敦與巴黎這兩面，這一次出現了真正的“勢力”，所以，我決定把對這類邀請都加以拒絕的常規取消了……又決議於1865年召集工人大會於比利時^①。大會又任命下列諸人，組織一個臨時委員會：烏特格、克雷麥，還有別的好幾位——一部分是老的憲章運動者，一部分是老的歐文主義者等等——代表英國；烏爾佛、馮丹那(Fontana)，和其他意大利人，代表意國；勒路伯茲諸人代表法國；厄卡里亞斯與我代表德國。大會授權與臨時委員會恣意選收會員。

(勒路伯茲是一個三十幾歲的法國青年，但他生長於澤稷與倫敦，英語說得極好，是法國工人与英國工人之很好的居間人。)(音樂教師與法文教師)

會場的人，拥挤得透不過氣來(現在顯然表現出工人階級底再活潑)。在大会上，烏爾佛少佐(圖恩·塔西斯，加里波的底副官)代表着倫敦的意大利工人協會。大會決定創立國際工人聯合會，總委員會設於倫敦，為德國、意國、法國和英國各國工人協會間的“媒介”。

到這裡為止，情形是很好的。我出席了委員會底第一次會議。任命一個小委員會(我也在內)，以起草原則宣言與臨時規約。我因為身體不好，不克出席小委員會底會議，以及隨後的全体委員會底會議。

在我所沒有出席的兩次會議——小委員會底會議與隨後的全体委員會底會議——中，發生了下面這些事情：

烏爾佛少佐提出意大利工人協會(它沒有一個中央組織，可是後來顯露出它在本質上是聯合的協濟會)底規約，以備新協會

① 第一國際底第一次大會，不是在1865年，而是在1866年舉行的；不是在比利時，而是在瑞士開會(日內瓦)。——原編輯部註。

採用。我後來看到了那份規約，它顯然是馬志尼(Mazzini)底著作，所以，你已可知道它討論真正的問題——工人問題——時，是抱着那種精神，用着那種辭句了，而且是怎樣把民族問題插進去的。

此外，又有一個老歐文主義者威斯頓——他自己現在是一個製造廠主，是一位非常可愛可敬的人物——起草了一個思想極紊亂而又冗長的綱領。

後來的總委員會會議，就委托小委員會去修改威斯頓底綱領與烏爾佛底規約。烏爾佛自己離開倫敦，往那波里出席意大利工人協會大會，以決定使它加入倫敦的中央聯合會。

另一次小委員會會議，我又沒有出席，因為通知我開會是通知得太遲了。在這次會議中，勒路伯茲提出了“原則宣言”與烏爾佛底規約底改作，由小委員會通過交付總委員會討論。總委員會於10月18日開會。厄卡里亞斯寫信給我說，遲延就有危險。我於是赴會，當聆聽可敬的勒路伯茲誦讀一篇詞句修飾得太過、但寫得很不好、而又完全未成熟的序言——冒稱為原則宣言時，我確為之吃驚。那篇序言隨處都可發覺出馬志尼的思想，而其全部是披蓋着法國社會主義底最模糊的爛衣。此外意大利的規約是大體上被通過了，除了其他的一切錯誤之外，還企圖要建立一種在事實上完全不可能的歐洲工人階級底中央政府（站在这中央政府背後的，自然是馬志尼）。我提出很溫和的反对，經過了長時間的一來一往的討論，厄卡里亞斯提議小委員會應將此事再交給它底“起草委員會”修改。同時又表決通過了勒路伯茲底宣言所包含的“旨趣”。

二天之後，10月20日，克雷麥（代表英國工人）、馮丹那（代表意國工人）與勒路伯茲在我家中開會（威斯頓不能出席），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拿到這些文件（烏爾佛與勒路伯茲的），所以事先

不能有什么准备；但坚决地确定，如果是可能的話，決不許原文有一行留存。为要取得時間，我提議在我們“修改”之前，我們应先“討論”規約，照我这个提議实行。当大家对四十条規約底第一条得到同意时，已是午夜后一点鐘了。克雷麦就說（这正是我所期望的）：在10月25日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我們并没有什么东西可提出，我們必須把会期延到11月。这样，小委员会可以在10月27日开会，努力求得一个确定的結果。这个提議通过了，“文件”就“留給”我研究。

我見到，从这些草案中是作不出什么东西的。为了辯解我整理这已經“通过的旨趣”所用的一种極特別的方式，我就写了“告工人階級書”（An Address to The Working Class）（一种对于1845年以来工人階級底各种事件的回顧；这是原来計劃所無的），因而借口說一切事实的东西都已經包括于“告工人階級書”，我們不应把同一的东西重复說三遍，就把序言全部更变，把原則宣言刪去，最后又把四十条規約改为十条。在“告工人階級書”中，論及国际政治时，我不說各民族，而說各国，我不申斥小国，而申斥俄国。我底建議，全部为小委员会所通过。不过要我負責把“义务”与“权利”这两个名詞采用入于規約底序言中，同样地，也要采用“真理、道德与正义”；但我把它們安插得不会發生什么害处。……

要使我們的見解表現在为工人运动底現在的立場所能接受的方式內；——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这些人在几个星期后，就会为选举权而与布莱特和柯勃登（Cobden）开会去了。要复醒了工人运动容許言辭底老勇敢性，是还需要時間的。内容强硬而形式温和；这是必要的。东西一印出，我就送給您^①。

① 參閱第一国际底“創立宣言”。——原編輯部注。